

陈忠实的 蝶变

李建军 著

陈忠实的 蝶变

李建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忠实的蝶变 / 李建军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7.6

ISBN 978-7-5568-2639-1

I. ①陈… II. ①李… III. ①陈忠实 (1942-2016) —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337 号

陈忠实的蝶变

李建军 / 著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刘 刚 张 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25)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文峰档案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38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2639-1

定 价 58.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7—49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 录

小引	1
第一章 通过宁静获得丰收	7
第二章 初发轫于泥途：起步阶段的蒙昧写作	16
一、根于苦难：文学真谛与人生困顿	17
二、图解生活：“新八股文学”的机械化书写	31
三、绿芽初现：历然可见的不俗才华	49
四、迷途知返：第一次蝶变及其不彻底性	56
第三章 随顺的平面化写作：前期小说创作状况	77
一、对生活的浮泛的表象化记录	78
二、情节解结的简单模式	80
三、投诚与困窘：精神与思想的双重匮乏	83
四、致命的盲视：人性视境的缺失	89
第四章 暗中摸索：前期小说的修辞分析	94
一、题目与名字：像眼睛一样重要	95
二、天气和风景：心情和态度的微妙表现	99
三、反讽：文学写作的基本态度	102
四、距离：认识生活的必要前提	104
五、视点：谁在看？如何看？	107
六、议论：有难度的修辞技巧	110

第五章 堂庑渐大：过渡期小说创作状况	114
一、云破月来：文化视境的展开	114
二、水落石出：呈现人的生存境况	124
三、朗畅激越：语言风格的变化	129
第六章 从随物婉转到与心徘徊：散文创作的主题与类型	137
一、讴歌与礼赞：陈忠实纪实性散文的基本主题	139
二、有我之境：个人的体验和宣抒	146
三、抱慰与眷恋：女性题材和自然题材散文	154
第七章 《白鹿原》：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	163
一、第二次蝶变与《白鹿原》的新貌	164
二、对几个象征意象的阐释	168
三、艺术上的几个特色	172
第八章 苍凉的凭吊：传统伦理道德的镜像与命运	177
一、传统道德镜像的正面	178
二、传统道德镜像的反面	185
三、被放逐的“美丽”能否凯旋？	196
第九章 神秘的意味：《白鹿原》的奇异性事象	203
一、冥漠恍惚的玄妙梦境：《白鹿原》柔曼的轻纱	204
二、幽明相接：《白鹿原》中的鬼魂附体事象	209
三、怪异的征兆：小说内部的精灵	214
第十章 小说魅力与文学高峰：《白鹿原》的启示	221
一、故事性：要让读者用脊椎骨去读	221
二、人物：小说舞台上的丹麦王子	225
三、杰作：一座真正的文学高峰	229
第十一章 景物描写：《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之比较 ...	234
一、敛约与横恣：景物描写的不同策略	237
二、白与黑：景物描写的总体色调及其所指	240

三、景物描写与小说传统及作者心理结构的关系	246
第十二章 主题与象喻：《白鹿原》与《日瓦戈医生》之比较 ...	249
一、《白鹿原》对狂欢化暴力的描写	251
二、《日瓦戈医生》对暴力的反思性叙事	255
三、象征化的主题表现	260
第十三章 反讽修辞：《白鹿原》与《百年孤独》之比较	266
一、反讽的基本理念	267
二、两种不同的反讽修辞	268
三、实现反讽的不同策略和技巧	271
第十四章 同情与反讽：晚期阶段的小说写作	279
一、民生多艰：底层人的生存境遇	280
二、柔性反讽：权力与人性的败坏	287
三、风土完厚：发掘三秦的道德精神	295
第十五章 从“本本”到体悟：文学经验与文学理念	309
一、三个学校：全面接受柳青的文学观	310
二、生命体验：一个矫正性的文学观念	325
三、文化心理结构：被创造性利用的学术概念	331
四、自己的句子：朴实而宝贵的文学经验	347
第十六章 被侮辱与被伤害：晚年的境遇与心情	363
一、人穷反本：从光荣离乡到黯然还乡	364
二、古今同慨：关于“齷齪”的叙事和议论	370
三、翫燕弃巢：“齷齪”的恣睢与“清洁”的迁避	375
四、文学上之习惯：彼狂且与鸣鞭者	379
第十七章 未完成的豹变：精神困境与思想局限	385
一、人格的倾向：在认同型与批判型之间	386
二、分析的难度：在经验与思想之间	399
三、折衷主义者：价值立场与价值整合	406

附录 1 现代性视境下的批判性考察 ——陕西文学的经验与 问题	418
附录 2 陈忠实印象记	433
后 记	443

小引

真正伟大的作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人类的盗火者。他们是普罗米修斯的精神之子。他们像丹柯一样，举着自己的燃烧的心，引导人们走出黑暗的森林，来到洒满阳光的大草原。

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仿佛漫长而孤独的夜行。无边的黑暗包围着你。没有可以交谈的旅伴。没有可以休息的驿站。

你走在无边的旷野上，走在没有道路的荒原上。目的地到底有多远？不知道。何时可以到达？不知道。你唯一知道的，就是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不能停下来，都得义无反顾地往前走。

倘若身处一个不正常的写作环境，你的文学之旅会更加艰辛，所感受到的痛苦还要更多，所要承受的压力还要更大。除了旅途的孤独和疲劳，你还要体验莫可名状的恐惧感和焦虑感的折磨。

恰似一只被幽囚的虫蛹。你被千丝万缕的线织进厚厚的茧里。没有人能帮助你。你要想获得新生和自由，就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从内部咬破那层壳，从黑暗里，破茧而出，来到一个可以看见阳光的世界。

这是自己赋予自己生命的工作，一件艰难而伟大的工作。

只有摆脱这幽囚心灵的壳，你才能创造更好的自己 and 更好的作品。

在破茧而出的那一刻，你就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人们管这叫“蝶变”。

也有人称它为“蜕变”。

在《被禁锢的头脑》中，切斯瓦夫·米沃什讲述了一位波兰诗人的困惑：“一位波兰的民族诗人，描写了他在1824年作为沙俄的政治犯被押往东方的经历。他把俄罗斯精神比作蛹，他忧心忡忡地问自己，当自由的太阳照临时，是什么昆虫将破茧而出：‘是鲜艳的蝴蝶飞临大地，还是掉出一只黑夜肮脏的昆虫——飞蛾？’时至今日，没有任何迹象可预卜这只蛹中会飞出欢快的蝴蝶。”¹

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前现代国家的未来，的确扑朔迷离，很难预知，然而，一个不断突破自我的作家精神上的蝶变，却是可知的——他的精神的虫蛹，一定会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²国家生活必须有一条上进之路，有对“大道”境界的追求，而且，只有通过变革，一个国家才有可能日新又日新，渐臻文明境界。在司马迁看来，所谓“道”，即“变”之“道”；人类生活的发展和国家生活的变化，有着无可抗拒的规律，甚至有着数学般精确的时间节点，就像他在《天官书》里所说的那样：“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³人类必须认识这个“大道”和“天运”，顺应这些规律和变化。

国家生活如此，个体生活亦然。对求道君子来讲，个体人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变化，似乎也有一个季节般井然有序的内在规律。孔子在《论语·为政》里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1 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2 出自《论语·雍也》。

3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1页。

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仲尼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经验，揭示了这样一个普遍规律：“志于学”的人，每隔十年，便有一次明显的心理变化和人格发展。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真正的作家，都有一种努力使自己的精神生活更加高尚和美好的冲动。

每一个伟大的作家，在自己的一生里，都要经历几次精神上的蝶变。

蝶变意味着思想的成熟，也意味着写作经验的成熟。

诗人的精神蝶变，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几乎无规律可循。但是，小说家的精神蝶变是有规律的，甚至还有一条“黄金律”——他们最大的精神蝶变，大都发生在孔子所说的“不惑”和“知天命”两个里程碑式的生命节点之间。

准确地说，许多伟大的小说作品，都是在作家四十四岁至五十岁之间完成的。

爱伦堡在评价契诃夫的时候说：“安东巴甫洛维奇总共活了四十四岁，最后几年，还是在重病之中，住在雅尔塔与世隔绝。（四十四岁时托尔斯泰还没有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写《罪与罚》、冈察洛夫还不是《奥勃洛摩夫》的作者。如果斯丹达尔四十四岁时便死去，那么他只会留下《阿尔芒斯》和几篇论战性的文章）。”

¹契诃夫是这规则的例外，因为他在四十四岁之前已经写出了足以传世的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

但是，许多第一流的伟大作家，却用自己的写作，证明着这规律的存在。

雨果最伟大的小说《悲惨世界》完成于1862年，是年，他60岁；《九三年》完成于1872至1873年间，即作者七十岁至七十一岁之间。

司汤达的《红与黑》完成于1828—1829年间，也就是完成于作者

1 爱伦堡：《捍卫人的价值》，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45 岁至 46 岁之间。

托尔斯泰艺术上最完美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完成于 1873-1877，也就是他 45 岁到 49 岁之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完成于 1866 年，是年，他 45 岁；《卡拉马佐夫兄弟》完成于 1878 至 1880 年间，也就是他 57 至 59 岁之间。

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完成于 1859 年，是年，他 47 岁。

由于 19 世纪的俄罗斯作家普遍早熟和短寿，所以，对他们来讲，45 岁的年纪，就应该算相当成熟的年纪了。

这就是说，除了契诃夫等少见的天才般的例外，许多伟大作家的经典之作，都是在 44 岁以后写出来的，甚至就是 50 岁之后写出来的。

陈忠实的《白鹿原》写于 1988 至 1992 年之间，也就是他 46 至 50 岁之间，与上列伟大作家完成自己的经典之作的年龄段，大体吻合。

最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诗人可以将“出名趁早”的话，当作自己扬名立万的励志格言，小说家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无妨将“大器晚成”，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诗人需要充沛的青春激情，小说家需要充分的人生经验，所以，优秀的老年抒情诗人与优秀的青年小说家，都都比较少见。

陈忠实就经历过至少两次精神蜕变和文学蝶变。第一次蝶变，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接近他的不惑之年，经此一变，他渐渐认识到了“本本”里的教条主义问题，摆脱了“新八股文学”的窠臼，从而完成了从虚假的“概念化写作”和“公式化写作”，向贴近“生活体验”的转化。从 1985 年到接近知天命年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第二次脱胎换骨的精神蝶变——他完成了从“生活体验”向“生命体验”的转化，从而塑造了一群会呼吸的人物，叙述了他们的真实而苦难的人生，最终创造出一部悲壮而凄凉的民族秘史。

后来，陈忠实曾经用比喻性的语言，描述了自己获得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的体验：“我后来在多种作品的阅读中，往往很自然地能感知到

所读作品属于生活体验或是生命体验，发现前者是大量的，而能进入生命体验层面的作品是一个不成比例的少数。我为这种差别找到一种喻体，生活体验如同蚕，而生命体验是破茧而出的蛾。蛾已经羽化，获得了飞翔的自由。然而这喻体也容易发生错觉，蚕一般都会结茧成蛹再破茧而出成蛾，而由生活体验能进入生命体验的作品却少之又少。即使写出过生命体验作品的作家，也未必能保证此后的每一部小说，都能再进入生命体验的层次。”¹

陈忠实此处所说的“生命体验”，其实就是人性体验、心灵体验和情感体验，就是写出人的内在体验的全部复杂性——他们的理想和欲望，他们的追求和挣扎，他们的绝望和无奈，他们的幻灭和毁灭。就此而言，所谓“生命体验”其实就是深刻意义上的“苦难体验”和“悲剧体验”。

《白鹿原》就是这样一部伟大作品。它凝结着人物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深刻的悲剧体验。它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浅层次的生活体验，而是深层次的生命体验和人性体验。这部长篇小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学高峰。它给陈忠实带来了巨大而不朽的光荣。如果不用更高的理想标准来要求的话，人们可以说，陈忠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文学使命。

陈忠实本来是有可能写出新的厚重之作的。

他也有继续创作长篇小说的抱负和计划。

卵变而成虫，虫变而成蛹，蛹化而成蝶。

蝶变之后，是更加艰难的豹变。

对作家来讲，豹变是比蝶变更艰难的人格发展和自我超越。

陈忠实没有完成精神上更彻底的“剥离”和文学上更彻底的“豹变”。

不仅如此，他还从《白鹿原》的精神高度上，滑落了下来。

站在白鹿原下，他举目四顾，茫茫然不知所向，愁愁然莫敢舒怀以命笔。

1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2页。

文学之外的搅扰，也让他心神不宁。

文学体制内部的耗散力，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是文学体制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他的心里雾数极了。他称那些让他雾数的人和事为“齷齪”。这是一些极不堪的人和事。陷此困境，他几乎一筹莫展。他晚年的散文作品，记录了他内心的愤懑和痛苦。他甚至在 21 世纪所写的几个短篇小说里，反复表达“一位作家”被“齷齪”所羞辱的烦恼和郁结。

他的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写作，就这样被自己内心的羁绊和外部的干扰，给阻滞和搁置了。

这是他自己的损失，也是中国文学的损失。

为了完整地理解陈忠实的写作历程，理解他的并不舒展的晚年心境，并不理想的写作状态，我们有必要对他起步阶段的写作和晚年的写作，进行梳理和分析，最终回答这样一些问题：陈忠实的写作是如何起步的？如何完成文学上的过渡阶段的？他是如何在“宁静”的状态里写出《白鹿原》的？他的晚年写作为何没有达到和超越《白鹿原》的高度？是什么阻遏了他由美丽的“蝶变”而英勇的“豹变”的精神升华？

研究陈忠实的艰难而非凡的创作经验，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他自己的创作历程，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制约作家写作的种种复杂因素，有助于我们回答那些迫切而沉重的问题。

第一章 通过宁静获得丰收

无论是生活，还是艺术，大体上都可以被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古典的朴素的，一类是现代的浮华的，或者用黑格尔的概念来说，一种是诗性的，一种是散文的。

散文化的生活和艺术讲求速度，讲求刺激和冲击力，是喧嚣和浮华的，也是枯燥和乏味的，充满骚动和纷扰；感官的刺激和欲望的满足，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种隔绝、对抗、冲突的异化状态。

诗性的生活和艺术则迥然不同。它舒缓、从容，追求内在心灵体验的丰富、细腻和充实，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的亲合状态。宁静是诗性生活及艺术的基本性质。真正美好的生活 and 艺术，都具有宁静的性质。

是的，宁静，它像日神阿波罗散播的阳光，既是普通人进入真正的精神生活的一种必需，也是艺术家进入创作状态的一种内在能量。有些作家，写了许多的东西，甚至也声名远扬，但他们的作品，既缺乏闲和严静的妙相，也没有真力弥满的风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生活和创作都没有宁静的性质。宁静，乃是精神生长的根须，没有它，

艺术之树就无法牢牢地据守在大地上，没法枝叶繁茂地成长起来。

于是，我想起了陈忠实，想起了创作《白鹿原》时的陈忠实。

那时的他，几乎就是宁静的化身。

他像湍流中的巨石一样宁静，像深潭中的止水一样宁静。

不，这两个比喻，也许还不够恰当：前者过于冷峻，后者过于凄寒。

他的宁静，具有充实、通脱和让人舒悦的性质，更像秋天庄稼成熟以后等待收获的田野。

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这种成熟而饱满的宁静心态，拯救了陈忠实，让他忍耐住了青灯黄卷萤窗雪案式的孤独和寂寞，完成了《白鹿原》的写作。

换句话说，没有这份在1989年的那个酷夏依然能让人镇定和清醒的宁静，就不会有《白鹿原》，就不会有这部沉郁高华的当代长篇巨著的诞生。

陈忠实的宁静，来源于他的失败。他的相当长时期的创作，都是在一种同时代“生活”一起喧响的浮躁心态中进行的。

没有适当的距离意识，没有冷静的沉思，没有从容的积淀，没有批判性的反思，没有艺术上的细致打磨。“时代”的微笑，就是他的欢乐，“时代”的眼泪，就是他的忧伤。

那是一个苍白而乏味的时代，一个处于频繁的“运动”和令人瞠目的变化中的时代，一个在慌乱中东奔西突的时代，一个在精神上进退失据的时代，一个让陈忠实处于对现实生活的盲目而心神不宁的随顺状态中的时代。

他的创作制造出的声音，在时代生活的嘈杂而宏放的声浪中，显得畏葸而含混。他自己对此有痛苦的反省。他说：“回想起来，那几年我似乎忙于写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的变化，诸如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直到80年代中期，首先是我对此前的创作甚为不满意，这种自我否定的

前提是我已经开始重新思索这块土地的昨天和今天，这种思索越深入，我便对以往的创作否定得愈彻底，而这种思索的结果便是一种强烈的实现新的创造理想和创造目的的形成。”¹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再像这样子写下去，他将什么也留不下。这让他深感焦虑和不安。

他想创作不朽的作品，要为自己死后写一部能当“枕头”的小说。他在写完《白鹿原》之后的一次访谈中说：“我的强大的压力发自生命本身。我在进入四十四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五十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五十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将怎样过。”²而要想写出像样的东西，他就必须从心理上调整自己，就必须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以利于进入一种镇定、宁静的精神状态。

于是，他远离让人心浮气躁的都市，回到了安恬、宁静的乡村。他说：“写作《白鹿原》稿时，我觉得必须躲开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喧嚣，需要这样一个寂寞乃至封闭的环境，才能沉心静气完成这个较大规模的工程。”³为了进入宁静的状态，他甚至改变了过去的“昼伏夜出”的写作习惯，他担心这个不好的习惯会造成自己“与日月和大自然气象处于一种阴阳颠倒的对抗状态，可能会造成身体的不适乃至灾变”⁴。

他想尽一切办法来控制活跃的艺术思维，以便自己在夜晚“尽快冷静下来”，得到休息，以免影响第二天的写作。他调整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和写作习惯，进入了一种委运任化、道法自然的宁静状态。这从根本上拯救了他，使得他的“整个写作过程都很平静，都比较愉快”⁵。

他认为从事大部头的长篇写作对作家的心理、生理状况，都有很高

1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5卷，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31页。

2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5卷，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28页。

3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5卷，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页。

4 同3。

5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5卷，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页。

的要求。首先是要“沉静”，“如果不能完全进入沉静，这个作品的试验便难以成功甚至会彻底砸锅”。而在一个粗鄙的时代，人的各种欲望，都被外在的诱惑，搅腾得如饿疯了的笼中兽，因此，要制伏这些精神内部的怪兽，是非常难的。

但是，陈忠实做到了。

他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在乎对自己的评论，不再参加各种应酬性的集会和活动。他用这三条“约律”排除了种种干扰，也排除了种种诱惑，“当我完成这部书稿后，便感佩当初的三条约律拯救了我的长篇，也拯救了我的灵魂。”¹

其实，宁静绝不只对个别作家的创作有助益。庄子说：“万物职职，皆从无为殖。”²可以套用他的话说，“艺术创造，皆从宁静殖”。是的，宁静是一切艺术家进入积极的创作状态的一种必要的心态。

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来讲，宁静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因为，长篇的写作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更为稳静的心态，所以，只有不为外物所动的宁静心态，才能使作家像大美不言的自然界那样，从容不迫地在渐缓的季节变换中，孕育着成熟和丰收。

宁静不仅让人以沉稳的心态面对世界进入创作，而且，它还会让人的灵视更为深邃和远大，更深刻地洞察世界。苏洵在《辨奸论》一文中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宁静确实能使人变得沉着、清醒、深至。

宁静使人的感觉精微而灵敏，使人的想象力活跃而生动。它是一种向内静观的心理状态，指向人的心灵的湛然深处，指向心灵的内在的不可见的领域，这个领域，恰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不仅比属于计算再现的内在性更加内在，也更加不可见，它也比仅仅可制造的对象的内

1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5卷，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37页。

2 《庄子·外篇·至乐》。